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海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史日云

抗日战争前夕

1931年“9、18”事变，日本军阀出兵侵略我国，强占东北三省，全国各地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广州市学生组成代表团到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出兵抗日，当时在广州远东中学读书的我县官窑区大榄乡的进步青年邓楚白（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北江特委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代表前往，临出发前曾带领一班以中学生为主组成的宣传队，回大榄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932年春，共产党员刘志明（化名张静芝）由广州到我县与顺德县共管（各占一边）的理教村小学任教（该校设在顺德那边的），以教师身份进行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刘后来调往鹤山县工作，解放后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后又调矿冶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时屈死）。

1935年进步青年王汝能（又名王文山）通过邓楚白的关系到大榄开办农民夜校，进行抗日宣传（王后于1937秋赴延安学习）。

1935年底和1936年初共产党员范毅（又名范志远）也是从广州到南海县贺丰乡（现属南庄区）乡公所以国民兵自卫队教官的身份活动。后又到理教小学当教师，利用工作关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接近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先后吸收当地男女青年十多人入党，开展抗日斗争活动。这十多个党员后来为革命牺牲的有九人。

1937年7月——1938年10月

1937年“7·7”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挑起战火，中日战争爆发，八、九月间日本飞机轰炸广州，市内大部份学校疏散到外地上课，当时迁到我县西樵山附近的有仲恺农校、省女子师范、执信女中等。各该校的进步学生首先与省救亡呼声社取得联系，成立呼声社官山分社（以后又与省青年抗日先锋队联系组成官山抗先支队），并与当地民众联合组成“南海县抗敌御侮后援会”特种宣传团。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邀请当时来广东的郭沫若同志到官山云瀛书院对千余名青年学生作“抗战必胜”为主题的演讲，并与呼声社的成员在白云洞云泉仙馆进行有关抗战问题的座谈会。

1938年10月21日广州、佛山相继沦陷之前，南海县有地下党活动的地方：①在贺丰、理教先后有陈景福、范志远、谭煊材、梁桃生（女）、陈启中、胡炎基等；②在大榄乡有王仕钊、朱瑞瑶（女）等；③在佛山有林锵云、许实、梁钟深、周振国等人建立一个党小组；另一小组是陈伙生、何君侠、苏干华、陈珊珠（女）等；在显纲村有黎曼（女）、崔永康等；⑤在大沥有黄焕秋、余福亲（女）等。这些党员都在当地利用社会职业各自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发展组织活动。贺丰、理教还成立了“特支”，大榄成立了官窑区第一个党支部。

1938年春，在全国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吴勤（大革命时期南海四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从海外回国，经广州返回佛

山，与大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佛山市工代会成员等，在佛山鸿胜武馆开办杀敌大刀防卫团训练班，又在山紫村成立农民自卫队，准备在日军南侵时保卫国土，对敌斗争。

1938年夏，中共南顺工作委员会（简称南顺工委）正式成立，范毅任书记，林锵云任副书记。范毅主要负责南海方面，林锵云主要负责顺德方面，但林经常来南海理教与范毅研究工作。并在理教、贺丰等地组织抗日自卫团，民众夜校，业余救亡剧团等，展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范毅后于1939年秋由省委决定调往东江，以后南顺工委书记由林锵云负责）。

1938年10月——1945年10月

1938年10月11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21日广州沦陷，跟着侵占南海县部份地方。22日吴勤以广州郊区游击队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司令的名义，率领一小队人员回佛山（二支队是在广州将沦陷时经广州市当时的市长曾养甫同意成立的，人员武器给养等要自筹），在佛山郊区号召民众起来抗日，并组成抗日义勇队，有队员五、六十人，首先在夏教附近河西伏击两艘日寇运输船，击毙日寇十余人，缴获大米数百包，接着又袭击广三铁路敌占的小塘车站，破坏铁路交通，阻止日军西进。26日日军从澜石进攻佛山。石头、深村、湾华等村的民众自发起来抗击日寇，奋战一昼夜不支。27日佛山镇沦陷。国民党南海县政府已预先从佛山迁往九江西岸的艮坑村。

同年11月，日军多次企图袭击官山，抗先官山支队和当地抗敌后援会发动组织起来的商民自卫团，在官山海口顽强阻击日军的进攻，先后三次共毙伤日军十余人，后日军出动

飞机盘旋侦察，并用小钢炮轰击我军阵地，自卫团乃向西樵山上撤退，日寇穷追，袭击山上各村庄，见人就杀，是役合计牺牲军民共四百多人。1939年农历十月廿四日，驻九江的日寇又到西樵山云端村扫荡，拘捕了村民七十多人到村前集体用机枪扫射，仅有两人倒在血泊中生还。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碧云村民发动建立一座“南海县西樵山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竖立在百步梯顶上的平岗面（现碑还在）。

也是同年12月底（1939年元旦前夕）侵占小塘艮岗圩的日寇迫陈洞村村民送金猪（烧猪）给其庆贺元旦，该村抗日自卫队乘机埋藏炸弹伤毙日寇多人，于是日寇大肆烧杀，附近二十四条村被焚毁，群众被枪杀者不少，单陈洞被杀的自卫队员和群众有二十人。1947年秋村民建立了“义民纪念碑”在陈洞村旁（现碑还在）。

1939年初中共西江特委先后派党员高柱天、罗钊(女)等到小榄分别开设面食店和惠民医社掩蔽活动，特委书记冯燊、特委龙世雄、特派员麦长龙、副特派员兼三水县委书记方昌遇等也先后转到小杭高，罗的基地活动。1943年西特除留下高柱天、罗钊两人外，其余均调走了。

1940年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成立，书记罗范群、副书记林锵云、组织部长陈翔南、宣传部长邝荫生（已牺牲），委员有谢立全、谢斌、刘向东、严尚民等。并把林锵云所组织的抗日游击队编入在我党影响下的抗日武装——吴勤指挥的“广游二支队”，成为这支队伍的独立第一中队，林锵云当中队长。同年10月中心县委会为改造二支队属下的刘登大队（刘登原是国民党南海县政府的一个侦缉，抗战时投靠吴

勤，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当上大队长），派了许多党员去当干部和政工人员。这样刘登大队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有两个中队。每中队百多人，有一门迫击炮，一挺捷克重机枪，十多挺轻机枪，曾参加过攻打番禺沙湾的敌伪，胜利回来。但刘登心怀鬼胎，到1942年5、6月间，他就跑回南海国民党兵团去当大队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另派新县长上任，说刘登曾当过共产党的游击大队长，因而把他枪毙）。

1940年10月北特在大榄乡建立南(海)三(水)番(禺)沦陷区工委，书记王磊、邓重行（邓楚白的哥哥）负责组织，饶东负责宣传、工委派周衍华、叶启藻二人到当时活动于官窑小榄一带的国民党黄侠生(抗战派)的游击队去工作，周衍华当指导员，合作对敌斗争。1941年3月，中共北江特委又派党员王仲华（化名张煌）到小榄附近的百计墟村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后，王仲华任该地方支部的书记。发动群众进行抗日。

1942年5月7日，吴勤在顺德县水枝花过渡去陈村时，被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挺三）林小亚部勾结汉奸伪军欧荣等，待吴勤的船渡到江中，在基围用机枪扫射死亡，同时遇难的有其妻及卫队六人。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鉴于敌、伪、顽勾结一起对付我方，大有向西海根据地围攻之势，于是决定开辟新的游击区，派一部份队伍向南海、三水边区发展。10月先派麦君素（西樵羔州村人）回家乡设交通站，不久又派中队副霍文（理教村人），率领二十余名战士，携带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十余支，秘密回理教村以开荒种地作掩护，摸清情况，搞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为以后部队进驻作准备。12月中旬，中心县委委员，广游二支队政训室主任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向东，率领七十余人，先后转移到南海理教村。除中队副霍文先去外，其他中队级干部以上的有郭汉中、李群（原名梅易辰）、卢德耀、郑惠光等，武器有轻机枪两挺，长短枪数十支，由刘向东负责总领导，以灰色面目出现，不公开番号。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开荒种地、自筹给养、并对当地的实力派人物广泛开展统战工作，逐步把根据地扩展到河滘、杏市、苏滘和顺德的良滘沙等地，并以河滘为中心建成部队的“新老家”（有别于西海老家）。

一九四三年初，郭汉中、霍文、卢德耀、郑惠光、吴声涛等先后调离南海到别地工作。三月“南、番、中、顺游击区（秘密）指挥部”在顺德西海成立（指挥员为林锵云，副指挥员谢立全，副指挥兼参谋长谢斌，政委罗范群，政治部主任刘向东）统一指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武装斗争。后刘向东从南海调往番禺（不久又调上指挥部转移中山县），行前把驻南海的部队交由黄平负责，黄平任中队长、李群任指导员，内称“南海人民抗日独立中队”，对外称“黄平部队”。

一九四三年秋，独立中队为保证交通线的畅通，夜袭官山海口寨边颜村的日伪炮楼据点，是役不成功，在作战中牺牲了战士陈伯祥和副指导员陈英两同志，但敌伪军也不敢再留驻该地。同年又先后镇压了无恶不作的日伪汉奸霍柱和梁亨二人。

一九四四年初，从羔州交通点调麦君素回南海独立中队，四月伪军入侵理教，我部队与之激战数小时，结果把敌击退，伤毙敌伪军数人，我无伤亡。六月独立中队奉调参加禺南会战，由黄平率队前往。二十六日参加夜袭新造日伪军

的战斗，二十九日参加夜袭日伪李墅鸡的大本营--市桥，李墅鸡从后门逃脱。七月二日回师途中，又协助顺德大队攻打乌洲，活捉敌伪汉奸胡须锲（梁藻锲），每战皆捷，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了自己，还吸收了三十余名解放过来经教育后参加我部队的战士，壮大了部队力量。

部队回到南海后，指挥部准备把南海独立中队扩编为大队。先搭架子，提任黄平为大队长，李群（此时复名为梅易辰）为政委，潘恩隆（禺南战后调来）为中队长。跟着黄平即率领部队挺进南三边开辟新区。部队到达官窑区的黄洞后，即以黄洞为基地，扩展到附近小榄、南蛇坑、旧小榄、松木塱、百计塱、大榄等地活动。在当地的地下党员高柱天、罗钊、王仲华等同志配合下，很快站稳脚根。从而把这些地方开辟成为新的抗日根据地，不久高柱天、罗钊、王仲华等都先后转到部队工作。部队正式命名为“南三独立大队”。对外仍称“黄平部队”。

独立中队离开河滘、理教后，留下麦君素率领三十多人守着“新老家”，任务是确保新区与指挥部及粤中党组织联系的交通线。一九四四年七月李嘉人（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邓楚白先后两批从广西带领十多名青年学生，到珠江三角洲参加抗日斗争，都是由西江经高明到达西樵羔洲这条交通线的。其中钟洪、戴苏二人留在南三独立大队，其余转到顺德西海参加学习（学习结束后，钱涤、张开先后调到南三部队工作）。

一九四四年秋，日伪在广州组成的“至尊剧团”到土匪头罗勤控制的紫洞圩演出，宣扬“大东亚共荣”的汉奸论调。留守在“新老家”的部队，曾暗中派人到该剧团进行警

告，该剧团仍不改过。于是待其转点到西樵海舟乡上演，船经隆庆海面时，我部队突然截击，把该剧团的主要成员十人拘回“新老家”驻地，经教育后才释放回广州。这一次行动给日伪利用文艺进行反动宣传以有力回击。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到达南三边的“南三独立大队”，派队伍到三水沙头（现属南海官窑区）击杀驻在该地无恶不作的日伪联防第五大队独立第四分队队长潘登（花名鬼王登）。又到凤岗活捉日伪第四十五师特二队长邝召龙，宣布其罪状后予以枪决。从此部队的活动范围伸展到沙头、小坳一带。十一月一日获悉驻三水第四区南边圩的日伪芦西地区警备队曾派汉奸特务刺探我南三部队的军情，于是我即派队伍前往夜袭南边圩，群奸一击即散，不敢抵抗，不及逃脱者全部缴械，汉奸财物一律没收。十一月二日，以黄平部队名义在《捷报》（反攻报社号外）登载“歼除汉奸、准备反攻”，把击毙潘登、枪决邝召龙和袭击南边汉奸巢穴等消息公诸于众。因而小坳七乡（属南海县）的伪联防正副队长黄七（牛肉七）、张世良和三水田螺坳的土霸何新荣、桃坳国民党乡长潘玉枢等为势所迫，经过地下党同志做好统战工作，都先后向南三大队靠拢，并为部队效劳。十一月三日就得到潘玉枢的情报，在象岗河面截获日伪三水县政府调查主任张德，日伪三水县第五区税捐征收处主任冯灿及其卫卒等四人，并缴获快掣驳壳两枝、现款数十万元（伪币），以后潘玉枢被当地选为桃坳乡办事处常备队副队长（共产党领导的）。十一月十日南三独立大队又发出《黄平部队告南三同胞书》。十一月十六日南三大队又在大榄枪毙日伪广东省清乡特务大队，大榄站站长何三，及敌探周飞，缴获驳壳枪一

支，和秘密文件一束，并于翌日（十七日）以黄平大队名义印发《捷报》反攻报社号外第二号。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简称珠纵）公开宣告成立。司令员林锵云、政委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参谋长周伯鸣、政治部主任刘向东。跟着“南三独立大队”也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隶属“珠纵”司令部，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简称独三大）。此时黄平已调走，大队长为冯光（化名何达生）、政委梅易辰、副大队长潘恩隆、教导员陆华，下辖三个中队，一个独立小队，还设有民运组、统战、军需、医疗、副官等部门。

“独三大”公开后，即于二月六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率部队及民兵三百多人分三路攻打南海县日伪三区区署所在地—官窑圩，缴获机枪三挺，长短枪八十多支和一大批粮食，并砸开伪区署监狱，救出被押群众三十余人。战后，南（海）三（水）花（县）地区群众到处传颂鬼仔队（小鬼队）一千多人攻陷官窑的喜讯，使敌、伪、顽为之震惊。

同年二月十一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留守在“新老家”的部队会同从顺德开赴粤中，途经当地的马锦中队（由珠纵司令部参谋林锋同志率领）从河涌出发袭击南海县日伪侦缉大队长罗炳（竹升炳、解放初期被镇压）的牧牛沙农场，缴获长短枪十多支、耕牛三十多头、白豆、粮食以及纱绸一大批。都发给西海、南三边区及留守部队和群众，大家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

二月十四日（农历初二），“独三大队在大白天去攻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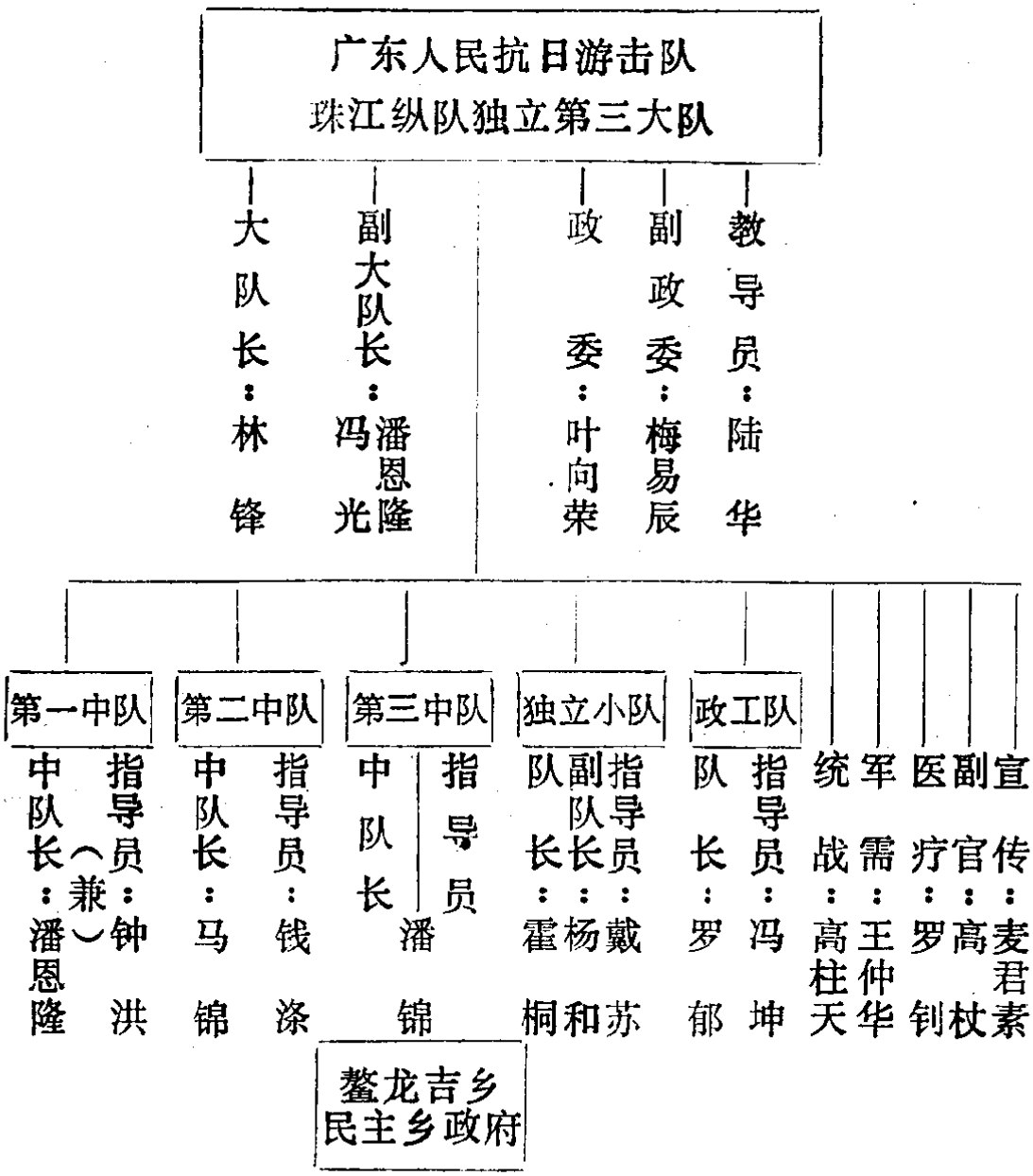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水乐平。虽然攻进圩内，但炮楼攻不下、不能消灭汉奸大天二骆汉戎的武装力量，只缴获一部份物资就被迫撤退。翌日（二月十五日）南海的梁支厦、万文甫、孔四拱、刘启和三水的林伯平、骆汉戎等汉奸、大天二勾结在一起，拼凑二千余众，并勾结三水西南镇的日军来围攻南三边我根据地。战斗了七天七夜，由于敌众我寡，部队主力在二月二十一日，利用黑夜撤回“新老家”河滘一带。是役虽然打死了日伪四、五十人，而我部队也牺牲了战士十人，群众也有被枪杀的，房屋被烧去数十间、耕牛被抢走一百七十多头，另衣物被抢走一大船，损失很大。

三月初，珠纵司令部为整顿和加强“独三大队”，调派林锋任大队长、叶向荣任政委、冯光、梅易辰改任副职，原准备开赴粤中的马锦中队，也重新安排归“独三大”建制（建制表见11页）。

“独三大”撤回“新老家”后，一边整顿队伍，一边成立“鳌龙吉乡民主乡政府”。一九四五年重返南三边区，进驻“南蛇坑”，立即夜袭邻近的泮边村，击毙作恶多端的日伪乡长杨富文，缴获手枪一支和财物一批。初战告捷，士气又振作起来。四月初又击毙大榄土匪何洪（花名高大三）和容悦基，为民除害。与此同时，又派部队进驻华平，没收日伪联防队长何汝荣的财物、家产。之后又派部队突击罗洞，准备捉拿日伪联防队队长罗四珠，罗闻风先逃，只捕获其爪牙“歪咀狗”，缴获机枪一挺。并以释放“歪咀狗”为饵，引刘边土霸之一的刘启（歪咀狗的亲戚）、刘耀宽、“痣面苏”等三人到罗洞谈判，待三人到后即将他们扣留，并连夜押令他们到刘边赚开闸门、捕获土匪头子刘伯洪、刘威余

等。缴其机枪一挺、驳壳枪十二支、步枪二十余支。后将刘伯洪、刘威余、刘启、刘耀宽四人枪决。不久，又派部队夜袭三水陆坑日伪保警中队，毙敌十余名，俘数名，而游击队也牺牲了一名战士。



四月中旬，珠纵为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开辟西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把原活动于禺南、顺德的“二支队”主力，由副司令谢斌、政治部主任刘向东等率领转到南海黄洞集中整编。五月初原留守在鳌龙吉“新老家”的部队，也全部撤到黄洞参加整编。整编后组成挺进大队，于五月中旬向广宁挺进。“独三大”大队长林锋、副大队长冯光被调到挺进大队。“独三大”的大队长由梅易辰接任，潘恩隆仍任副大队长，继续留在南三边坚持敌后斗争任务。同月“独三大”奉命在沙头圩成立“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下辖小榄、大榄、艮岗、小坳、沙头、桃坳、源潭七个联乡办事处。其任务是（一）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捍卫民主政权，打击反动势力；（二）领导生产和保护生产；（三）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四）征收军粮，在辖区内一律免除日伪统治时期的各种劳役及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以民兵维持治安，制止村族之间械斗。

六月初“独三大队”政委叶向荣调往广宁，由郑少康接任。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形势转变，“独三大队”主力奉命向粤北挺进、准备与王震南下部队会合，建立五岭根据地。仅留下一支二十余名武装人员及一批干部，由高柱天领导留守南三边区分散成小股活动。十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团队近二千人，从佛山、大沥、里水等地向南三边区包围，企图消灭我留守部队。十二月十五日奉上级命令，一月中旬留守部队全部疏散，离开南三边区，“保存力量、隐蔽待命”。至此“独三大队”停止在南海县内有组织的活动。但独三大队在南三边区坚持抗日斗争，建立民主政权、捍卫人民利益的功迹，至今仍深深留在南海人

民的心中。

（本文参照南海县委党史办编的《党史参考资料选编》摘录整理）。

南三战斗的回忆

·袁荣才·

现将一九四五年我南三抗日游击队在“新老家”（河滘）整编后，于农历二月初十晚上回师北进的过程及回师后所经历的战斗简况粗写如下。本文就个人记忆所及稍加整理，因时隔四十多年，有不准确之处，请参加过当年战斗的同志指正。

一、我游击队经过了沙头、乐平七天战斗后，于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初十晚上十时开始，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敌、伪、顽的包围回“新老家”休整，当晚由羊坳村出发，过华涌，越过广云公路后，一直刮着大风，下着大雨，行走十分艰难。沿途路经岭背、庄步、塘头、白边、上、下柏等村之侧，沿着山边向南前进，直至崩岗头扳桂村时，才由该村革命友人黄彭、黄奴等接待，住了一夜一天。

二、农历正月十一日晚，由扳桂村出发，路经崩岗头过河至下滘、罗行、隆庆，到三丫涌口再过河，入吉利、杏市，到达河滘村，由该村革命华侨家属黎亨姐妹俩，接洽和招待我们。整个队伍从此安心下来，进行整编学习。当时大队部

住在黎亨同志的大屋，各个中队分散住宿在大小祠堂。伙食由麦少农（麦君素）、黎亨等人负责解决。

三、整编队伍的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整编后，一九四五年农历二月初十晚部队又从河滘出发开始北进。沿途经杏市、吉利、过三丫涌海口、隆庆、罗行等到达下滘村驻防，由该村友人李坚（黑骨坚）接待住下来。大约于农历二月十一日，我和潘荫、霍桐、霍富等手枪队员，保卫着高柱天、潘恩隆二同志，前往罗行高边村搞统战工作。当时是以高柱天同志探望宗亲的名义去的。当天中午由高边村的知名绅士和革命群众代表请我们吃饭，大约在下午二时后返回部队住地。

四、农历二月十一日晚上，由下滘出发过河，沿途经扳桂村、下、上柏、白边、塘头、庄步、岭背、华涌、黄屋等村，到达墟下村驻防，由墟下村肥仔褶、六婶、严添等人接待。

五、农历二月十二日晚，由墟下村出发，路经羊坳、黄洞、小榄圩、松木墟、旧小榄、羊坑村之侧，直往沙头上沙驻防。

六、农历二月十三晚日上，由潘玉书同志引路，潘恩隆同志带领一个手枪班（有潘荫、潘伟、霍桐、杜炳、邓伟和我等十多人），到桃坳村捉拿了汉奸、大天二何流威，缴了他一支左轮手枪和一部份粮食、衣物。当晚部队转移到南蛇坑驻防。我们便将捉到的何流威押解到南蛇坑当时大队部的住地黄家祠堂。

七、农历二月十四日晚上，由冯光、梅易辰同志指挥，前往泮边村袭击大汉奸杨富文。攻入泮边村时，我和潘荫二

人引路，由荔枝园入村。我和潘荫、邓伟三人守住杨富文家，准备活捉他。潘恩隆同志带一个中队，防守百计沙社村侧岗头，以防小榄伪保安队和黄洞村老更出来援救。另一个中队（谁带队不详）防守百计下社祠堂口以防刘边村刘启等来人援救。当我们大声宣传时，与泮边村老更接上火，因为该村老更住在北面炮楼，以杨绍昌为首，集中火力向我们打过来。后来冯、梅二同志指挥我火力队伍机枪班等，在村前灰沙山选择有利地形，也集中火力向炮楼处还击。经过几分钟战斗，解决了炮楼，捉了杨绍昌等人，缴获了一支双箍七九步枪，在十二祠堂门口又缴了杨权礼一支大包鱼手枪。当晚杨富文正在家里抽大烟，闻知要捉他，就想由瓦面逃走，当即为邓伟同志发现，潘荫立即叫邓伟开枪射击。邓当场把他打伤由瓦顶滚落屋后坑处，我和潘荫二人立即上前把他抽上地面，再用竹丫叉把他打死，在他身上缴获了一支曲尺手枪。入屋后再收缴了部份衣物和粮食。后还到杨绍昌家收缴了部份粮食和一头黄牛。整个战斗大约经过两小时，在当晚二时左右便胜利凯旋回兵南蛇坑。杨和同志在战斗中左手负了伤。

八、农历二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我们队伍在南蛇坑驻防，学习和总结战斗经验，剖了缴获杨绍昌的那只老黄牛，慰劳三军。当晚我和霍桐二人拉何流威到羊坑村树林处枪决。

九、农历二月十六日，部队转移到松木塱驻防。白天进行学习文化和练习三角射击，晚上到野外练习野战、夜战等。当天入黑时，小榄圩人梁二携带一支手枪逃跑，我们追捕不获，故把队伍分为两处驻防，由潘恩隆同志领导一个中队驻

百计下社，其余均驻在松木塱村。至十九日晚上，部队又转移到黄洞村驻防。

十、农历二月十七日晚上，由潘恩隆同志领导一个中队和一个手枪组，由×××同志（牛鼻头村人，已参加我游击队的）带路，袭击汉奸土匪头孔四拱驻牛鼻头村的部属匪徒。这次战斗很顺利，不到一小时便全面结束战斗，收缴了孔四拱的耕牛四至六头和六、七支步枪。

十一、农历二月十八、十九，我们都在松木塱驻防。十九日中午时有汉奸、特务头子何汝荣的部属韦生（花名独脚韦）到松木塱找我游击队谈判，说准备回何匪处拿两挺轻机枪到来投诚，但要我队派员随他回华平接收机枪。当时大队部召开紧急会议，经研究后，冯光同志命令我与黄彬、霍伦三人，各携手枪一支，扮成渔民模样，跟着韦生去华平接收机枪。到目的地后，我们三人隐蔽在华平村后的树林武陵门口处等候，叫韦生回何汝荣屋内拿机枪出来。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韦生便拿着两挺机枪，背着一条子弹角带向我们跑来。当时黄彬接了一支枪给我，叫我先跑；他马上接第二支机枪，叫霍伦背上子弹带，掩护韦生撤退。这时候何汝荣的母亲发现韦生拿机枪出门，就大声叫人来追击我们。当时我与黄彬二人用机枪轮流向敌人扫射，互相掩护撤退，后我大部队登上了乌泥坑村侧面的高岗，向敌人还击，有力地掩护我们撤退。经过大约三十分钟战斗，我们就胜利会师，凯旋返回松木塱村。这场战斗是由林锋同志部署、指挥的，共接收得机枪两挺、弹角六个、子弹一百二十发。韦生起义来部队后，被任命为军事教官。

十二、农历二月十九日晚部队转移到黄洞驻防。当晚

三时左右，由林锋、潘恩隆二同志，带领一个机枪班、一个手枪组共二十多人，到大榄村颜华芬家里住宿，以备第二天袭击大榄村土匪头子何洪（即高大三）所驻的和平公所匪部。当晚在华芬家里煮汤丸吃。二十日早上，我们派员到大榄新圩侦察何匪情况，大约至上午十时左右，回报说何洪匪部已开始吃饭。这时林锋同志马上宣布兵分三路，一路是手枪组由霍桐指挥打掩护，其余人员由马锦同志带领，经姓李村前转过石狮子村出白沙周圩路入新圩横街，直插和平公所何洪匪部处；一路是机、步（枪）火力班由潘恩隆同志负责指挥，以柴草夹藏机、步枪，以大竹篮藏手榴弹、子弹带、机枪角等，篮盖则反转放在篮上，上面再装上花生掩护，直往大榄新圩社坛处的圩地以卖柴草与花生为名，等待战机；一路则是林锋同志带领一个手枪小组活动，全面指挥作战和互相应援。当时手枪队员由马锦同志带领的有霍富、杜炳、梁昌、黄彬、袁燊才等六人，潘恩隆同志带领的有潘伟、林松、邓伟、邓四九等人（还有些人忘记了），林锋同志带领的有潘荫、霍桐、杨和等人。当天上午十时卅分左右，马锦率领的手枪组按部署进入新圩横街，到达崧糕棠加工处场时，已见到高大三吃完饭出来准备前往白云洞烟馆处抽大烟，刚好与我手枪组相遇，霍富同志便立即拿快制手枪向他射击，高大三受伤后逃入崧糕棠加工场处，我们便叫杜炳同志守着该处门口，以免被高大三逃跑。其余五人便一齐冲至和平公所门前。当时，林锋同志也带了人员前来应援。我们冲入匪部后，发现已空无一人，那班土匪已从后门逃跑了。我们又马上进行追击，到了大榄福星桥处，看见那些土匪已逃至大坦地鸡屎果园。后来我们奉命停止追击。这时，我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